

A Tale of Three Kings

封面

# 三王演义

——给心灵受创的基督徒

深刻感人、抚慰伤痛的当代经典——

取材自圣经中大卫、扫罗、押沙龙的故事

作者 真爱德 (Gene Edwards)

翻译 刘思洁

# 目 录

原作再版序.....

前 言.....

序 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二部.....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终 场.....

## 原作再版序

当初动笔写《三王演义》时，若事先预知此书可发行第二、第三刷，必会大得激励。我实在低估了基督徒受到摧残的人数；阅读本书的人，远比我所预估的多。这些基督徒读者受到极大的伤害，原因就是教会当中的分裂，以及基督徒互相的敌对。

本书广受好评，而且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回响，令我颇为惊讶。甚至有许多基督教工作者大量订购本书，以便分送给身边的基督徒。还有人把《三王演义》改编成戏剧上演，或者在讲坛上朗读，更令惊讶的我忍不住啧啧称奇。

很显然，有许多基督徒受到伤害、万分痛苦，而这些问题却很少有机会讨论或处理。我希望能借着本书，稍稍服事有这方面需要的人。

# 前言

为何要写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吗? 答案或许可以从我的信箱说起。我常收到世界各地基督徒的来信，几年前我就注意到，福音派的教会圈内愈来愈流行讲究权柄，因而受到创伤的基督徒也日渐增加。在这个专制极权观念的压迫之下，最后终于出现了一股反动风潮，许多属灵难民展开了自己的「出埃及历程」。他们来信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些真是骇人听闻，甚至令人难以置信，造成这么大规模的属灵屠杀，问题究竟在于权柄的教导本身，或者应该归因于实行过当，我并不确定。不过，根据我长年担任福音派教会牧师的所见所闻，这个问题对基督徒的伤害之深、受到伤害的人数之多，实在难以形容；受害者随处可见，而且几乎看不到复原的迹象。

面对这群数目如此庞大，如此困惑不解、伤痛欲绝并可能心怀怨怼的基督徒，本书表达出我最深切的关注。这些人的灵命现已残破不堪，只能勉强摸索，希望能抓到一丝盼望或安慰的话语。

我相信，本书将可稍稍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亲爱的读者，请你务必明白，本书绝对无意帮你的反击炮火加添弹药，让你更彻底歼灭仇敌——不论你持的是什么看法，我要恳请你完全抛弃这种古老又粗暴的作法。本书是为了帮助个人疗伤止痛而写的，此外，也适用于个人的退省安静。

我相信，本书将传达出盼望的声音，即使这个声音听起来还相当遥远。

真爱德 (Gene Edward)

他們立君王， 卻不由我；  
他們立首領， 我卻不認。

(何西阿书8章4节)

亲爱的读者，真高兴能再度相会，本人深感荣幸。非常感谢你特地前来，我想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剧院吧，因为灯光已经暗下来了。

我们预留了两个座位，离舞台不远，现在就一起入座吧。

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一出戏，但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是一出悲剧。

我们会发现，这出戏可分为两部份。在第一部份里，我们会看见一位年纪较长的国王，名叫扫罗；还有一个年轻的牧童，名叫大卫。第二部份里同样有一位较年长的国王，以及一个年轻人，而这位年长的国王就是大卫，年轻人则是押沙龙。

这个故事所描述（或者说，粗略地勾勒出）的，就是上帝国度里的顺服和权柄。

喔，熄灯了，演员也就位了。观众都安静下来了，幕也升起了。

故事就此开始。

## 序幕

全能、永活的上帝注视着天使长加百列，下达了命令：「去吧，把我的两种属性带去，分赐给两个正在等候的生命，让这两个还没出生的灵魂各得到其中一种属性。」

加百列带着两颗炽热并颤动着的生命光体，打开大门，走进天地两界之间的国度，然后便消失了身影。他所进入的地方，正是世人出生前灵魂群聚之处。

加百列当众宣布：「我这里有上帝的两种属性。第一种就是神性的外衣，若是包裹在你身上，你便会披戴上主的气息，祂的气息会包裹着你，如同在海中被海水环绕一般。有了这股属神的气息，你便可得到祂大能的权柄——能够制伏大军，使神的敌人蒙羞，并完成祂在世上的工作。神要将这个大能的权柄赐给你，让你受圣灵的浸。」

有一个灵魂向前走了一步：「神的这个属性是我的。」

「不错，」加百列回答。「要记得，领受了这个大能权柄的属性之后，你一定会被众人所认识。在人生的旅程结束之前，你真实的性格将被众人所知；是的，你的性格将透过这份权柄而完全显露。任何人若是想得到或握有这份属性，势必会有这样的命运，因为这份权柄只会触及一个人的外在，丝毫不会影响人的内在。外在的权柄，总是会揭露出一个人内心的资源——或者是欠缺资源。」

第一个灵魂领受了这份恩赐，然后退回原位。

加百列又宣布：

「我这里还有永生神身上的第二个属性，这不是个礼物，而是一份传承。礼物是穿戴在人的外表的，而传承却深植于内，就如种子一般。深植于内的种子虽小，却会渐渐长大茁壮，到了时候，便能充满人的内在。」

另一个灵魂向前走了一步：「我相信，这个特质是要给我的，伴我度过人世之旅。」

「不错，」天使长再度回答。「我必须告诉你，你所得到的是一份荣耀，是全世界惟一能改变人心的要素。不过，就算是上帝自己的这份特质，也未必能完成艰巨的使命，或者在你心中成长茁壮、充满你的内在，除非经过充分的揉合——以大量的痛苦、忧伤和破碎充分结合而成。」

领受了这份传承后，第二个被命定的灵魂也退回原位。

书记官天使就坐在加百列身旁，他忠实地把这两个灵魂的事迹记在册上。

「这两个灵魂步出大门、跨入有形世界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书记官天使问道。

加百列柔声回答道：「两人各按其时，皆将为王。」



# 第一部

# 第一章

每一家的么儿，都被视为骄纵成性又懵懂无知，所以大家都不会对他存什么指望。老么表现出的领导能力难免也不如兄长，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机会担任领导工作，只有跟班的份儿，毕竟他没有弟弟妹妹，没有人让他锻炼领导能力。

这个情况在现今随处可见。而，三千年前，在伯利恒这个小村落里，有一家人有八个儿子，他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耶西共有八个儿子，从老大到老七都在离父亲的农场不远处工作，而老么则被分配到山野之间牧放羊群。

这个老么在山野间牧羊度日的时候，身上总是带着两样东西：一个甩石块用的机弦，和一把类似吉他的琴。有时候，羊群一连数日在山区的草地上尽情吃草，他便有许多空闲时间。只是，时间一久，日子周而复始地过去，这个小牧童开始觉得非常寂寞。他心里一直有着孤单无伴的感受，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他常常流泪哭泣，也常弹琴自娱；此外，他的歌喉不错，也常唱歌。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就会堆个小石堆，然后，在一种几近愤怒的情绪之下，瞄准远处的某棵大树，用机弦把石头一一甩去。

等到小石堆的石头都甩完了，他就走到那颗千疮百孔的大树旁，把石头再堆集起来；然后，再以另一颗更远的大树为目标，继续甩石头。

像这样一个人的战争游戏，他重复了非常多次。

这个爱唱歌、爱甩机弦的小牧童也很爱他的上帝。当夜晚来临，羊群都安睡草地上时，他会盯着将灭的营火，开始拨弄琴弦，轻声唱起歌来；他所唱的，都是缅怀祖先信仰的赞美诗歌，一面唱，一面流泪；当泪水滑下脸颊，他不禁放

声赞美——甚至连远处的诸山群岭都扬起他的哭泣声和颂赞声，传到更高的山峦之间，最后再传到上帝的耳中。

小牧童在颂赞、哭泣以外的时间里，会仔细照料羊群里的每只羊；不必忙着照顾羊群的时候，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甩着相依为命的机弦。最后，他竟能准确地控制每一个石块，全部命中目标。

有一天，这个牧童正敞开歌喉、尽情地对着上帝、天使、羊群和云朵高歌，却赫然发现一个活生生的敌人——一只巨大的棕熊！他向前一冲，才知道这只熊所相中的目标和他一样：一只正在浓密的青草地上吃着草的小绵羊。牧童和这只大熊同时停住脚步，也同样转头看着对方。他出自本能地把手伸进口袋掏石头，心里却相当笃定：「嗯，我并不害怕。」

刹那之间，大棕熊巨大又毛茸茸的四肢便疯狂似地扑向小牧童。牧童凭借着年轻的勇力，迅速地把石头塞入机弦的皮套中，然后，一颗溪水磨圆的小石块便腾空飞过，给大棕熊来个迎头痛击。

先前的年轻小伙子，在这次事件后忽然长大了许多，变成一个大人了。他抱起小绵羊，对牠说：「我是你的牧者，而上帝就是我的牧者。」

于是，在夜深人静时，他便把那天的事迹谱写成歌曲。他反复地向高天吟唱着颂赞的诗歌，连天使们也学会了他的旋律和歌词。然后，天使们又变成了这首绝美诗歌的守护者，不断地把它传给后世每个内心伤痛的人，成为医治的灵药。

## 第二章

远处有个小小的身影朝着这个年轻牧人跑来，愈跑愈靠近，身影也愈来愈大；原来是牧人的哥哥。「快点，」哥哥说，「拿出你所有的力气，快点去吧！我来帮你看管羊群。」

「做什么呢？」

「有一个老年人，他是个神人，他要见耶西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你了。」

「到底要做什么呢？」

「快点去啦！」

于是，大卫头也不回地拼命往家里跑去。进门之前，他让自己好好地喘了一口气，然后，带着两颊汗水、通红的脸颊及一头卷曲的红发，步入父亲的屋里，双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

现在，耶西的幺儿就站在那里，又高又壮，不过，四周的其他人并没有像这个好奇的老人一样看得那么清楚。身为家人和亲友的，往往很难看出孩子长大成人了，就算是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也未必会发现。但，这位老人却看出来，而且不只看出这一点；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明白了上帝所知道的事。

上帝对这整个国家做了一次挨家挨户的调查，希望找到一个最特别的人；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发现整个应许圣地以色列之中，只有这个音色嘹亮、吟游山野的小诗人爱祂的心是最纯正的。

「跪下吧。」长发灰白、留着长须的老人对年轻牧童说道。这种王者的威仪是年轻人从未见识过的，但他仍双膝跪下。立时，他感觉有膏油浇在他的头上。他努力回想自幼所学的一切，最后终于想到：这可是选立王者所用的仪式啊！撒母耳是要叫我做.....做什么啊？

希伯来文把这个动作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连孩童也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看啊！上主的受膏者！」

对这个年轻人而言，这真是个特别的日子，不是吗？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很纳闷，这件光彩不凡的事情不但没有把他送上王位，反而导致他之后十多年的时间受尽痛苦折磨，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自从那一天起，大卫登入的并非王室尊贵的族裔，而是伤心潦倒之人的行列。

撒母耳回家去了。之后，耶西的儿子都上了战场，只有老么大卫例外，因为他年纪太轻，无法从军。不过，他在家族中的职务也升级了，从牧童变为信差，份内的工作则是把食物和消息送给前线的兄长们。他固定地做着这份工作。

在某次前往战场探望兄长时，大卫杀死了另一头熊，方法和前一次完全相同，只不过这头巨熊身高九呎，还有个名字叫歌利亚。由于这项独特的战功，全国上下都把他当成英雄看待。

接下来，大卫便进了王宫，生活在一个心智失常的国王面前。他也将在各种和国王一样不正常的境遇中，学到许多极为重要的功课。

## 第三章

大卫常唱歌给发狂的国王听。看起来，他的歌声琴声似乎让国王舒服不少。大卫唱歌的时候，整个王宫里的人都会在走廊上驻足，朝着国王寝宫的方向凝神谛听，心里更忍不住好奇：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文句和音乐呢？

宫里的每个人和天上的天使一样，最爱听的就是大卫因为小绵羊而学会的那首诗歌。

不过，国王因为发了狂，所以非常善妒；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嫉妒心太强，所以才发狂吧！反正，扫罗王觉得大卫是他的威胁。其实，很多国王手下若有潜力无穷又人缘极佳的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扫罗王和大卫都知道，有朝一日，大卫很可能会坐上扫罗的王位。

只是，大卫会光明磊落地登上王位，还是会运用卑鄙阴险的招术呢？扫罗并不清楚，而这也是让他发狂的原因之一。

大卫陷入一个非常难堪的处境；不过，面对四周一幕幕逐日上演的各种情节，他似乎有着极深切的领悟，甚至连当时最练达的智者也未必有像他这样的体认。在今天，世人虽更有智慧了，有这种体认的人却更少了。

这个体认究竟是什么呢？

上帝巴望找到愿意让痛苦与自己的生命揉合的人，但祂却找不到。

上帝所要的，就是破碎的器皿。

## 第四章

在发狂的国王眼中，大卫正是他的王国的一大威胁。扫罗似乎并不明白，世上的哪个王国可以存留下来，完全是由神决定，这才是真正应该惧怕的。由于他并不明白这一点，便做出了每个疯狂国王都会有的举动：他用枪刺大卫。他当然有权这么做，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国君本来就可以做这种事，而且也几乎都会做这种事。各国的君王都握有用枪刺人的权柄，每个百姓也都知道国王有这种权力，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国王会一直这样告诉他们，一次又一次、反复地告诉他们。

这个发狂的国王是真正的国王吗？他真是上帝自己所膏立的吗？

你的王又如何呢？他是上帝所膏立的吗？或许是吧，也可能不是，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肯定。有人认为自己可以肯定。甚至可以完全确定，但其实未必如此；他们并不清楚，只有上帝真正知道。不过，祂并不会明说。

如果你的王真的是上帝所膏立的，而且他也用枪刺人，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而且是完全确定：

你的王发狂了。

还有，他是属于扫罗王这个等次的国王。

## 第五章

上帝设立了一所大学，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就读的人不多，毕业的更少，真的少之又少。

上帝设立这所大学，就是因为祂并未找到破碎的世人，只找到几种其他的人：有些人号称自己拥有上帝的权柄，其实不然；有些人号称已经破碎自己，其实不然；有些人的确握有上帝的权柄，却心性疯狂又未经破碎。此外，很遗憾的是，上帝还找到一大堆马马虎虎、什么都沾一点边的人。以上这些人为数不可少，但破碎自我的却几乎一个也没有。

这所操练顺服和破碎的神圣学校，学生人数为何如此少呢？因为里面的学生都必须承受许多痛苦。或许你可以猜得到，会带来痛苦的通常都是尚未破碎自己的统治者（他们都是上帝按自己至高的主权所选出来的）。大卫就会在这所学校里就读，而扫罗则是上帝挑选来捣碎大卫的工具。

随着国王的狂性日益严重，大卫的领悟也日渐增长。他知道，是上帝将他安排在国王的宫中，他面对的是真实的权柄。

扫罗王的权柄是真实的吗？是的，这是上帝自己拣选出来的权柄，是上帝为大卫所选的。这是未经破碎的权柄，一点也不错，但依然是上帝所授权的。

不错，这是可能的。

大卫小心翼翼地，在发狂的国王麾下度日，一步步迈入自己的人间炼狱。



## 第六章

大卫心里有个疑问：有人用枪刺你，你该怎么办？

你是否觉得太奇怪了：大卫怎么会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呢？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有人用枪刺你的时候——不消说，当然是把枪拾起来，立刻再刺回去！

「大卫，如果有人用枪刺你，你就把枪从墙上拔出来，然后朝着他刺回去嘛！别人都是这样，这一点，绝对错不了！」

于是，就在你英勇地掷回刺枪之际，你可以证实几件事：你很有勇气，正义凛然，敢于抵抗不义，性格坚韧，不受人左右，不屈从不义或不平的对待，勇敢捍卫信仰，持守真理之火，侦查异端不遗余力，绝不委屈受过。综合以上特质，便可证明你也是配得王位之人。是的，或许你正是上帝所膏立的。

按照扫罗王的等次所立的。

等你登上王位大约二十年后，你用枪刺人的技术或许会成为全国之冠；还有，到那个时候，你或许就——发疯了。

## 第七章

大卫很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刺枪事件中的人物。有人用枪刺他时，他并不认为自己也该用刺枪回敬对方。他没有拾起扫罗的枪，再刺回去，也没有自备刺枪攻击扫罗。大卫的作法有点与众不同，他只做闪避刺枪的动作。

如果国王决定把某个年轻人当作刺枪射击的活靶，这个人还能怎么办呢？还有，如果这个年轻人决定不用刺枪回敬国王，他又该怎么做呢？

首先，他得假装没看见刺枪，即使刺枪明明朝着自己眼前直飞过来。其次，他得学着迅速躲避。最后，他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如果有人会被刺枪射中过，你通常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因为他会满腹的苦毒怨恨。大卫从来没有被刺枪击中，此外，他也慢慢地明白了一个大秘密。他发现，自己之所以不会被刺枪射中，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他从来不去演练刺枪术，虽然这门功夫既流行又不难上手；第二，他尽量避开那些互射刺枪的人；第三：他的嘴巴始终牢牢闭上。

如果你也这样做，刺枪就绝对射不到你，虽然你的内心已被刺伤了。

## 第八章

「我的国君发疯了；至少我觉得他疯了。我该怎么办？」

首先，请认清一个不变的事实：你无法确知（其实，也无人能够确知）哪些人真的是上帝所膏立的、哪些人不是。某些君王被众人认定属于扫罗的等次，事实上却属于大卫的等次；反之，某些君王虽被众人认定属于大卫的等次，事实上却属于扫罗的等次。究竟谁的看法才正确？谁才分得清楚？你应该听谁的话？没有任何人的智慧足以参透这个谜，我们只能不住地自问：

「此人是上帝所膏立的吗？如果是，他是属扫罗王的等次吗？」

请务必牢记以上的问题；或许你会需要问自己千千万万遍——如果你正处身于一个很可能已经发狂的国王麾下，更该如此。

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看似不难，其实却颇不易，特别是当你痛哭不已、屡次闪避刺枪、几乎忍不住想回敬对方一枪、众人又都鼓励尽管这样做，而你的理性、头脑、逻辑思考、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都同意之时。只是，在你流泪、伤心之际，千万要记得，你明白的只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答案。

没有人知道答案究竟是什么。

只有上帝知道。

而祂也从来不会说出来。

## 第九章

「我并不喜欢上一章的说法；那根本就是避重就轻。我的状况就像大卫一样，我真的很痛苦。现在，我所生活的环境，就是由一个磨刀霍霍、鱼肉人民的君王所统治，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离开吗？要怎么离开？一个人如果真的处在那种『刺枪比赛』的困境里，到底会怎么样？

喔，如果你不喜欢上一章所说的问题，恐怕你也不会喜欢本章提出的答案了。

这个答案就是：「你就会被刺死。」

「那么，被刺又有什么好处？」

你一直把目光盯着这个行事错谬的扫罗王。主要你一直紧盯着他看，你就会把自己目前的凄惨处境归咎于他，认定他是惟一的祸首。不过你要小心，因为上帝的眼目正紧紧地盯着另一个扫罗王，不是那个穷凶极恶、屡次用枪刺你的扫罗王，而是另一个扫罗王，而且这个扫罗王也一样那么坏——甚至可能更坏。

上帝正盯着你内心的扫罗王。

「我的内心？！」

在你的血液、骨髓之中，其实就有扫罗的影子；他也占据了你心里的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他混进了你的灵魂之中，甚至住在你全身每一个原子的核心之内。

扫罗王和你其实是完全融合的。

**你就是扫罗王！**

扫罗王就躲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气息之间。要摆脱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一定要把他除掉。

这个讲法听起来可能并不太顺耳，不过，至少你现在

明白了，上帝把你反正这个很类似扫罗王的人手下，究竟是为为什么。

牧童大卫长大之后，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扫罗王，除非上帝先把他内心里的扫罗王彻底除去。而，这个手术也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并且真的很残酷，差一点害病人连命都没有了。

而，上帝是用哪些手术刀、钳子来切除大卫内心的扫罗呢？就是用外在的扫罗作为工具。

扫罗王极力想取大卫的性命，反倒因此成为上帝的器皿，将潜伏于大卫心灵深处的扫罗置于死地。不错，大卫几乎在这个过程中丧命，但这是不能免的，否则他内心的扫罗就可能会存活下来。

大卫接受了这个命运，他拥抱残酷的现实处境，不出手攻击，也不抵抗。此外，他也不向众人卖弄自己的敬虔。他只是默默地、悄悄地承受卑屈的考验，也因而受伤极深。他的整个内心遭受极大的损伤，性格也改变了。等到刺枪的创伤过去之后，大卫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对于上一章的问题不满意吗？那么，或许你也不会喜欢这一章里的答案。

没有人会喜欢的。

除了上帝以外。

## 第十章

一个人要如何明白，究竟应该在何时离开上帝所膏立的君王——尤其是，这位受膏的君王是属于扫罗的等次？

大卫从未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而上帝所膏的君王却替他决定了。王自己下了命令，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快去追捕他，把他杀了！」

直到此刻，大卫才离开——不，应该说是逃走。即使在此刻，他也未会用什么话语攻击扫罗，更不会出手加害他。还有，请注意：大卫出走时，并未使整个王国一分为二，他并未带着某些部众一起出走。他形单影只地离开了。

他孤身一人，毫无同伴。换作是扫罗这一类的人，就一定不会是这样，一定会率领某些「坚持同去」的人一起出走。

是啊，的确有人坚持与你同去，不是吗？他们的确非常愿意帮助你，打造属于扫罗二世的江山。

这种人绝对不敢孤伶伶地走了。可见，上帝的受膏者就会敢于孤身离去。

要从一个国家出走，就只有一条路：

孤伶伶地离开。

形单影只，孤伶伶地离开。

# 第十一章

洞穴实在不是培养士气的好地方。不管你会在多少洞穴住过，都会发现几个共同点：阴暗、湿冷、空气污浊。如果孤身一人住在洞里，远处还有阵阵狗吠声不时传来，那就更惨了。

有时，猎犬和猎人离得较远些，被追捕的大卫便开始歌唱。刚开始，他只是轻声低吟；不久之后，他便扬起歌喉，唱起小绵羊让他学会的那首诗歌。山洞的四壁就像从前的山峦一样，与他的每个音符应和着；乐音回荡在山壁之间，传入漆黑的洞穴深处，然后立刻传出回声，仿佛有诗班与他应和。

与过去当牧童的时候相比，他现在拥有的东西更少了：没有琴，没有阳光，连羊群的陪伴都没有。宫中的岁月成为日渐消逝的记忆，大卫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重新拿着杖，回去牧羊。他曾拥有的一切都被粉碎了。

他常常唱着诗歌。

夹杂在各个音符之间的，就是一滴滴的眼泪。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正是受苦所结出的果实。

这些诗歌的忧伤情怀，以及充满忧伤情怀的诗歌，几乎要把身在洞穴中的大卫淹没了。不过，他却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诗歌作者，也让全世界忧伤破碎的心灵得到最大的安慰。

## 第十二章

大卫一直奔跑着，越过潮湿的原野，踏过泥泞的河床地。有时候，猎犬离他非常近；有时候，猎犬甚至找到他了，还好他的脚步够快，或者有河流阻隔其间，或者有积水的洼洞，让他能勉强脱身。他以野地的食物维生，从路旁的树根找水喝，睡在大树上，藏身在壕沟里，俯伏爬过荆棘树丛和污泥地。他一连跑了许多天，连停下来喘一口气或吃喝也不敢。他的衣衫褴褛，全身污秽不堪，以雨水解渴；但他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继续蹒跚地走着、爬着。

洞穴成了他的城堡，洼地成了他的家。

从前，许多作母亲的会对孩子说，如果孩子不乖，下场就会像城里的流浪汉一样。现在不同了，作母亲的会用更可怕的教训来警告孩子：「要听话，不然你以后会像杀死巨人的大卫一样凄惨！」

在耶路撒冷城里，许多教师都教导学生要顺服国王、尊崇上帝的受膏者，他们会举大卫当作例子：「你看，上帝自己会对付背逆者。」年轻的听众一想到大卫的下场，就不由得害怕起来，也严正地下定决心，绝对不与背逆谋反的事有任何牵连。

当时就是这样，现今也是，相信将来也是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卫踏上了异邦的土地，得到了一点点——非常少的一丁点——平安。在异邦之中，他同样遭受疑惧、憎恶、欺瞒、阴谋对付；有好几次，他和死亡只是擦身而过。

这段期间是大卫最黑暗的时期。我们知道这是他作王之前的阶段，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或许以为这就是自己



一辈子的宿命了。

受苦带来历练，谦逊于焉而生。

从地上的标准来看，大卫是个残破不堪的人；从天上的标准来看，他是个破碎自我的人。

## 第十三章

国王的狂性日益加剧，其他人也不得不逃离他身边。一开始是某个人逃走了，然后逃走了三个，再来又逃走了十个，最后竟有数百个人逃走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有一部分的难民终于与大卫联络上。大家都有好一段时间没见到大卫了。

众人见到大卫时，根本认不出他来。他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的个性、气质甚至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的话变少了，而且，他比从前更爱上帝。他的歌词也不同了，他唱着大家不会听过的诗歌，有些诗歌的优美动听几乎无法言喻，有些则令人不胜唏嘘。

那些找到大卫、决定跟随他的难民，其实处境都很悲惨，身份也很卑微：里面有盗贼，有骗子，也有不满当局或批评时政者，还有一心想造反的人。他们对国王深恶痛绝，仇恨蒙蔽了他们的心眼，因此他们也痛恨一切握有权柄的人。这些人就算能够进入天上的乐园，也会制造不少问题。

大卫并未领导这批人，他和这些人的心态不同。不过，这些人却不请自来，开始跟随大卫。

大卫从不对这些人谈权柄，也不会要求顺服；不过，这些人全都顺服他。大卫也不制定任何规条——对难民而言，律法或规范根本毫无意义。不过，这些人开始整顿自己外在的表现，渐渐地，连内在的生命也开始改变了。

他们不再害怕顺服或权柄了；其实他们连想都没想到这些问题，更不会提出这些事来讨论。那么，他们为何跟

随大卫呢？若要说得更精确一点，他们并不是跟随大卫，只不过因为他……因为他……因为他是大卫。这是不需要解释的。

于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的王者诞生了。

## 第十四章

「大卫，为什么？你为何这样做？」

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洞穴。

许多人焦躁不安地骚动着。好不容易，他们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但每个人依然和约押一样大惑不解。最后，约押说出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约押希望得到答复，现在就要！

大卫一定会觉得很难尴尬，至少他也会为自己辩解一下。但，他什么都没说，两眼只是直直地看着约押身后，仿佛那里有一个其他人都看不见、只有他看得见的东西。

约押冲到大卫面前，低头看着他，一肚子的闷气立时爆发出来。

「在王宫的时候，有好几次他差一点用枪刺死你，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后来，你终于逃走了。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就像他要猎捕的小兔子一样，到处逃亡，而且全国百姓都相信他对你的毁谤和中伤。他这个国王又亲自前来追捕你了，滴水不漏地搜索每个洞穴、山洼，要置你于死地。今晚，他来到你唾手可得之处，你却不肯采取行动！」

「你看，我们又得继续过着禽兽一般的生活了。就在一个钟点之前，你大可以让我们重获自由啊！是啊，这样我们就自由了！整个以色列国也自由了！大卫，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为何不把多年的悲惨命运做一个结束？」

接下来是一大段的沉默，众人又开始焦躁骚动起来，他们并不习惯看得大卫被人斥责。

「这是因为，」大卫慢慢地说道（而且，是用一种温柔的语气，仿佛告诉大家：我听见你的问题了，但是不同

意你质问的态度），「因为，很久以前他也有正常的心智，他也会经年轻有为，功业彪炳，在上帝和人眼中都是个伟大的人物。而且，使他当王的是上帝，是上帝膏他为王的，不是人。」

约押的火气又迸发了：「可是，他现在发疯了，上帝也离开他了；而且，大卫，他一直想要杀死你啊！」

这一次，大卫的答复也带着火气。

「与其叫我学他，不如任凭他杀了我吧！与其叫我变得像他那样，不如任凭他杀了我吧！那些导致国王发狂的举动，我绝对不去做！我绝不用刺枪杀人，也决不让仇恨在我心里滋长。我绝不对人报复，也绝不杀害上帝的受膏者。现在不可能，以后也绝对不可能！」

约押无法接受这么不合理的答复，他怒气冲冲地走到暗处去。

那天夜里，众人依旧睡在冰冷潮湿的岩石上，忍不住低声抱怨着，不知道这位领袖为何用这么扭曲、近乎被虐待狂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和君王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发狂的国王。

那天夜里，天使安然入睡之时，依然难忘当天那些极为罕见的情景。他们在睡梦中期盼着，愿上帝有朝一日能将祂的权柄赐给这个值得信赖的器皿。

# 第十五章

扫罗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个与大卫为敌的人，究竟有哪些特点？他是上帝所膏立的，也会拯救以色列脱离外族的欺凌；但是，后人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的心神失常。

我们姑且不看后世对他的负面评价，不看那些严苛的批判，也不看他的昭彰恶名，只看事实就好。扫罗几乎称得上 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原是个农家子弟，从小表现优良，个头高大，外表英挺，人见人爱。

他也会受圣灵的浸。

他的家世也很好，族谱中包含了许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如：亚伯拉罕、雅各布、摩西.....等，这些人都是他的祖先。

你记得整个历史背景吗？亚伯拉罕开创了整个希伯来民族；摩西让全族的人摆脱为奴的命运；乔舒亚带领百姓，在上帝所应许的土地上立足；众士师兴起，使以色列不致分崩离析。然后，扫罗登场了，他率领全国百姓，打造了统一的王国。

扫罗统一全国百姓，正式建立国家，很少人能够有这么伟大的成就。他成立了军队，屡次靠上帝的力量打败强敌，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成绩。还有，一定要记得，他会被神的灵充满；不单如此，他还是个先知。上帝的灵把能力和权柄加在他身上，他的言语和能力都远远超越前人，这都是因为上帝的灵把能力浇灌在他身上。

扫罗王的一切特点，正是当今基督徒所追求的：满有圣灵的能力、足以为上帝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且，他是上帝所拣选的领袖，满有从天而降的能力。

扫罗得到了属上帝的权柄，他是上帝的受膏者，这正是上帝对他的安排。

不过，他也被嫉妒心所侵蚀，充满了高举自己的念头，宁愿在属灵的幽暗中度日。

以上这样的矛盾，可以给我们什么教训吗？是的，而且还会使你对于权力的概念、对于上帝所膏抹的伟大人物的观感完全转变，也使你对上帝的认识完全改观。

现今，有愈来愈多人祷告求上帝加添能力。表面上，这种祷告很有能力又很真诚、敬虔，并无不可告人的动机；不过，隐藏在祷告和热心背后的，却是一股勃勃的野心，渴求的其实是美名，冀望被视为属灵的巨人。只是，这样祷告的人自己未必清楚，黑暗的动机和欲念其实就在自己的心中——就在你心中。

这些人即使向上帝祈祷，内心也是一片空洞，没有多少属灵的长进。祷告求上帝赐下能力，这种祷告快速便捷，回避了内心成熟长进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外表披戴着圣灵的能力，或是内心满有圣灵所赐的生命，两者间有如天壤之别。若是前者，虽然拥有大能，内心可能根本未有改变；若是后者，内心的丑恶已经得到对付了。

上帝是很有意思的。每个世代都有热心的男女信徒祷告祈求能力，祂都垂听，也都赐下回应！祂常常应允这些祈求能力、祈求权柄的祷告，有时候，连那些非常不配的器皿所提出的祈求，祂也答应。

祂把自己的大能赐给那些不配得的人吗？即使这些人的内心根本就只剩下一对枯骨？

上帝为何如此？答案很简单，也很惊人。有时候，上帝把更大的能力赐给不配得的器皿，正是为了让其他人有朝一日能够赤裸裸地看见那个人内心真实的景况。

因此，如果你听见有人热衷于追求上帝的能力，请务必三思。请记住，有时上帝把能力赐给世人，是基于某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原因。一个人即使活在极大的罪恶中，外在的恩赐依然可能表现得十分完美。上帝一旦将恩赐赏赐给世人，往往不会马上收回，即使人身上有罪也一样。此外，有些人虽过着罪恶的生活，在上帝眼中却真的是祂所膏立的。扫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恩赐不会收回，这岂不太可怕了？

如果你年轻识浅，可能不会见过这类的事；不过你可以放心，在未来四十年内，你一定看得到。一定会有某些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男女，号称上帝国度中的重要领袖，却做出极其黑暗丑恶的勾当。

这个世上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大有恩赐、外表看来大有能力的伟人吗？还是内心破碎、内心完全改变的人？

请记住，历史上曾经有人得到了上帝的大能，号召了军队，打败了敌人，为上帝立下了伟大的功业，以举世无双的能力和口才讲道并说预言……

还有，用刺枪射人，  
恨恶其他人，  
攻击其他人，  
图谋杀害人，  
受感说话、露体躺卧，  
甚至找女巫灵媒交鬼。



## 第十六章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个地位比我高的人，我觉得他属于扫罗那个等次。我要怎样才能更确定？」

上帝未将这一点告诉我们。而且，请记住，像扫罗这一类的人，往往也是上帝所膏立的。

不论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哪一个团体当中，总有一些人会挺身而出，对你说：「那个人是属于扫罗王等次的。」同样也会有另一些人，满有把握地起身宣告：「不对，他是上帝依照大卫的等次所膏立的。」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哪一种说法才正确。假使你高高站在某个包厢上，居高临下看着这两派人马互相叫嚣，你或许更想知道的是：他们这些人又是属于哪一种等次呢？

请记住，你的领袖或许就是另一个大卫。

「绝对不可能！」

真的吗？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大卫的后人之中，至少就有两个人被众人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当时的人都百分百地确定，自己所钉死的绝对不是属大卫等次的人。

如果你想不出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你至少知道其中之一。

那些一心想追捕扫罗的人，往往会把众人当中的大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谁才知道究竟谁是大卫、谁是扫罗？

上帝知道，但祂不会告诉我们。

你真的可以确定你现在的王是另一个扫罗王，而非另一个大卫吗？你真的那么肯定，决心代替上帝与他争战吗？

如果是的话，真该感谢上帝，没让你出生在十字架酷刑流行的时代。

那么，你可以选择怎么做吗？你的选择极少，或许根本无可选择。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以及你的领导者在这段时间的表现），领袖人物最真实的一面必将昭然若揭。此外，随着时光流逝，以及你对这位领袖的态度——不论他是大卫或扫罗——也将使你最真实的一面昭然若揭。

## 第十七章

扫罗的王国结束之后，又过了两个世代。当时，统管以色列大军的新王，正是大卫的孙子——罗波安。有个年轻人在这时兴致勃勃地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不久便听说了大卫诸勇士的英勇事迹，他决心加以查访，看看是否有哪个勇士尚在人世，可以跟他好好谈一谈。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勇士的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了。

终于，年轻人发现了一位勇士尚在人间，在得知他的住处之后，刻不容缓地赶往该处。到了门口，他又焦急又带着一点迟疑，伸手叩了门。门缓缓地打开，眼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

「这位老先生，请问一下，您在很久以前曾是大卫的勇士吗？您就是大家常常提到的那些勇士之一吗？」

老人仔细地打量了年轻人的脸孔、容貌和身上的制服，然后，以古老却坚定的声音回话，但两眼始终没有离开年轻人的脸庞。

「如果你要问的是，我从前是否当个盗贼、是否住过山洞、是否跟随一个时常哭泣又有点歇斯底里的难民；那么，我要告诉你：不错，我正是『大卫的勇士』之一。」

老人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把肩膀挺得更直了，只是声音有点哽咽。

「老先生，您怎么把伟大的君王描述的像个懦夫啊？他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吗？」

「他当然不是懦夫，」老人说道。之后，他揣想这年轻人这么急切地来到他家，必定有他的目的，因此用柔和又睿智的语气回答说：「但他也不是个伟大的领袖。」

「那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这次来打扰您，就是为了认识这位伟大的国王，和他的.....他手下的勇士。大卫王有什么伟大之处呢？」

「我看得出来，你身上充满了年轻人典型的抱负与雄心，」年老的勇士说道。「我可以感觉到，你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要领导众人。」他稍作停顿之后，继续叙述着旧日的回忆。「好，我告诉你，我的国王有什么伟大之处，但我所说的可能会让你相当吃惊。」

老人想起大卫王，又想起了不久前刚登基的新国王有多愚昧，只能强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我来告诉你我的国王有多么伟大。我的国王从不胁迫人，他和你们现在的国王不同。你们现在的新国王是用法律、规条、章程，甚至人民的恐惧作统治的工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们和国王一起在洞穴里生活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顺服的生命。是的，大卫让我亲眼目睹了顺服，而非权柄；他教导我们的不是用法律和规条来治标，而是以忍耐为根本。这一点才是使我生命改变的因素。法律规条只不过是领导者为了逃避受苦而使出的把戏罢了。」

「长老级的人物发明各种规定，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夜里能够早一点歇息！有的人一天到晚搬弄权柄，反而只证明自己毫无权柄。身为国王的若是常常叫臣民顺服，反而泄露了自己心里的两大恐惧：第一，他们并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真正由神所差派的领袖；第二，他们时时担心有人会谋反篡位。」

「我的国王从来不要求人顺服他，他一点也不怕有人造反——因为，就算有人要夺他的王位，他也不介意。」

「大卫教我的不是迎接胜利，而是拥抱亏损；不是夺取，而是付出。他让我看见，真正难为的并非跟随者，而是领导者。大卫替我们挡开了痛苦折磨，他从不把苦难丢给我

们。」

「他让我明白，权柄将引发背叛，而最危险的就是不成熟和愚昧导致的背叛。」老人显然想起了山洞逃难时期某些紧张甚至有趣的情景。

「那完全是错误的，」他接着说，口才仿佛也变得更流利了。「上帝所赐的权柄，绝不怕面对挑战，也不需自卫，更不介意是否会被他人推翻。」

「这就是这位伟大、真正的君王不凡之处。」

老人转身离开，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些许怒气与威严的耐心。忽然间，他又转过身来面对年轻人，以洪亮的嗓音说道：「要说到大卫的权柄，那些没有真正权柄的人，总是一天到晚诉诸权柄，不停地叫人顺服，相信你很清楚。大卫有真正的权柄，但我相信他自己从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当时的我们，其实就是六百个无用的人再加上一个时常哭泣的领导者，没什么了不起的！」

年轻的士兵听完老人最后的这番话之后，悄悄地走回街上，想起将来在罗波安麾下的日子，实在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还有快乐可言。

## 第十八章

现在，我们对扫罗和大卫的研究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你感觉大得帮助吗？哪方面的帮助呢？你肯定自己头顶上的那个人绝不是从上帝来的吗？或者，就算他是从上帝来的，也顶多是另一个扫罗吗？唉，有些事情连天使都未必明白，但我们这些渺小的世人却觉得自己十分笃定。

请容我问你一句话：有了这样全新的认识，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不错，我知道你自己既非扫罗，亦非大卫，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所以，你打算拿自己的新发现与三五好友分享吗？我懂了。接下来，或许我需要警告你，如果你太陶醉于自己的见解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你的内心可能会出现微妙的改变，你要知道，这真的是可能发生的……喔，稍等一下！

那里出现了什么呢——就在你身后遥远迷蒙之处？请转身，你看见了吗？那个在雾中穿梭的身影是谁呢？我觉得一定见过他。

请看仔细一点，我们有办法判断出他究竟是谁吗？

他好像在一个古老的箱子前弯下了身子……不错，他把箱子打开了。

他究竟是谁？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是披风吗？很像是某种头套。哇，他把披风穿上了，而且非常合身，穿在他英挺的肩膀上，就像外袍一样。

然后呢？他又伸手去拿某件东西。我很确定我以前看过这个人。他这次又拿出什么呢？盾牌吗？喔，不是，是战甲，是一件年代久远的战甲，上面有着早已被人遗忘的

官阶。他把战甲举起，似乎想把官阶据为己有！这个人是谁呢？这样的仪表、这样的轮廓、这样的马车……我以前真的见过，我可以肯定。

啊！他走出浓雾，来到灯光之下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那张脸孔……不就是你吗？

不错，就是你！你有这么大的智慧，足以洞悉谁是卑劣不堪的扫罗，这个人就是你！

去照照镜子吧！那个人就是你！还有，也要记得看看那件战甲上的名字。

你看：就是押沙龙二世！

# 第 貳 部



## 第十九章

「你看！大卫来了！」

闪亮的笑容，加上几声咯咯的傻笑，接着又是几许微笑。

「你看！真的是大卫吧！」

同样的，又是个开朗的笑脸，再加上挥手致意，然后便是自得其乐的表情。

「他不是大卫王！」一个年轻人对身旁的长者说道，当时俩人正并肩走在街道上。「为什么大家都要那样说呢？他并不是大卫啊！」

「孩子，没错，那的确不是大卫，只不过是押沙龙从城门走出来。」

「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大卫呢？」大男孩又问，一面回过头看着马车上那个英俊又帅气的男子；他前面还列队站着五十个士兵。

「因为他让百姓想起大卫年轻的往事；还有，因为我们都乐意让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日后继承大卫的王位。此外，也可能是因为押沙龙长得比大卫还要俊美；他或许是世界最帅的男子呢！」

「押沙龙快要当王了吗？大卫王到底多老了？快死了吗？」

「当然不是，嗯……，他到底有多老呢？大概就像扫罗王在位末期的岁数吧。」

「押沙龙年纪多大了？」

「大概就像大卫被扫罗拼命追杀那时候的年纪吧。」

「大卫像当时的扫罗一样年老，押沙龙则像大卫刚登上王位时的年纪。」大男孩沉思着。俩人静静地走了一段路，男孩显然一直深思着，后来他又说话了：

「想当年，扫罗对大卫的欺压很严重吧？」

「对，非常严重。」

「大卫王会不会用扫罗当年对待他的手段来对付押沙龙呢？大卫会不会也迫害押沙龙？」

长者停下了脚步，思索着这个问题。大男孩又问：「如果大卫苦待押沙龙，押沙龙会像当年的大卫一样，完全用恩慈来响应吗？」

「孩子，不久之后就可以知道了。唉，你的问题难。你现在这么会问问题，如果长大之后也这样，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

俩人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走进宫门之中。

## 第二十章

押沙龙竟能把事情看得如此清楚明白，如此明察秋毫，真是令人安慰。不错，用「明察秋毫」来形容押沙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确能够看穿每个问题的核心。

光是站在他身边，就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大家甚至会希望有时间与他相处。每个人一和他交谈，就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睿智多了，这种感受让人觉得很窝心。押沙龙总是热心地谈起各个问题、各种解决方案，于是大家渐渐盼望见到他成为一国之君，因为他可以纠正许多误谬，他给百姓带来希望。

不过，这个仪表堂堂又眼光独到的年轻人，绝对不会刻意促使自己提早登上王位；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实在太谦虚、太尊敬他父王了。他身边的人开始觉得有点无奈，只好耐着性子慢慢地等候他作王，盼望届时能享有更好的生活。

众人常在他的厅堂之中聚集谈论，日子一久，大家更觉得国家有太多错谬之处了。是啊，他们以前竟然发现这些错谬和问题！这些问题都渐渐浮上台面，而他们从前连做梦都不会想过。是啊，他们的智慧和见解都渐渐增长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聚集的人愈来愈多，话也自然传开了：「这才是真正了解问题、能够解答的人。」失败、受挫的人一一前来，一面聆听，一面发问；他们都得到绝佳的解答，也开始怀着盼望。

众人不住点头，梦想不断诞生。渐渐地，聚集谈论的次数更多了，抽象的想法开始被当作真有其事，大家都认为的确有许多不公不义的实情——尽管其他人可能认为只是

芝麻蒜皮般的小事。但这个愿意聆听的王子可不同了！他是满有怜悯的！他身边的人不断地谈论着，大家也发现有愈来愈多不公义的事，而且显然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了。每出现一则新的故事，众人就对公义泯灭的猖獗程度更加痛心疾首。

这个年轻的智者总是静默不语，从不附和众人的抱怨，因为他的人品实在太高贵了。他总是用谦逊无比的态度，劝大家要尊重在位者，然后结束众人的纷纷议论。

只是，若要以为有哪个人可以永远沉默下去，这种期待就太不务实了。公义不彰的事不断成为话题，就算是最谦恭有礼的人，也会忍无可忍；就算是内心最纯正的人，也会怒不可遏。（而，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当然是全世界最纯正的了！）

他这么富有同情心，当然不可能永远对众人的苦难视若无睹，也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他的心灵如此高贵，总有一天会发出不平之鸣。

最后，跟随他的人（虽然他誓言绝不结党营私）终于忍无可忍，面对整个国家的败坏与恶行日渐增多，他们的见解也逐渐蔚为风气，众人都非常盼望能设法解决这些不公义的事。

最后，这位气度恢宏的年轻人眼看着就要让步了。一开始，众人听到某个特别的字眼；之后，出现了一句话。于是，众人都振奋起来，转悲为喜——甚至是欢天喜地。高贵的性格，终于要被激发出实际的行动了——不！他又提醒众人不可误会，他的确很忧伤，但他绝不能批评在位者，绝对不可！不论内心多么伤痛、多么失望或不满，他绝不能妄加批评。

只是，他愈来愈忧伤；显然，某些实例又让他的内心更痛苦了。最后，义怒终于爆发而出，但他依然冷静而自制，

言语中充满了力量：「这些事实实在太不应该了。」他的双眼炯炯有神：「假如是我掌权，我一定会……。」

这些话一说出口，反叛的火苗便迅速点燃了。

没错，每个人的内心都被反叛的火苗点燃，只有一个人列外。在这个品性高贵、思想纯正的年轻人心中，并没有什么反叛的火苗被点燃。

事实上，多年来，反叛早已存在他的心中。

## 第二十一章

「圣贤先生！」

「嗯？」

「圣贤先生，我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当然没问题，我的时间可多哩。」

「您刚才到押沙龙家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吗？」

「是啊！」

「可否请您谈谈对那里的印象和观感？」

「你是说对押沙龙和他那些朋友的感觉吗？」

「是的。」

「嗯.....我看过许多像押沙龙这样的人，真的很多。」

「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既诚恳，又野心勃勃，这两个特质或许有点矛盾，但并不互相冲突。他所说的话或许有一部份是真的，但日后他即使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实现承诺，也会继续保有野心。改善问题、秉公行义，到后来总是不如夺取权位重要。」

「对不起，圣贤先生，我有点听不懂。」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有一次，押沙龙在众人面前回答问题，他非常强调应该让全国百姓更自由生活，大家都很喜欢他的看法。他说：『百姓应该单单由上帝领导，而非被人领导』；『世人只需要体会上帝的带领，然后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我们应该顺服上帝，而非顺服人。』我记得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次则是，他提到自己对于上帝的国有远大的异象，他认为百姓可以为上帝成就非常伟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提到自己想做哪些改革，把整个国家治理得更

好。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两种说法是互相抵触的：他既要推行改革，又要给百姓更大的自由。」

「是的，他的确让我想起这几年来见识过的许多人。」

「圣贤先生，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但不知道您的看法是……？」

「押沙龙有很多梦想，包括应该怎么做、以后可以变得如何……等。他常说：『我以后要这样做……』。不过，要完成这些梦想，他就需要百姓的配合，而这一点正是大家经常忽略的——这些梦想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上帝的子民得先跟随他这个新领袖，而且每个人的看法都得和他相同。押沙龙这一类人会认为自己未来的国度可以一无艰难困境；百姓当然有可能愿意跟随他，不过，也可能并不愿意。」

「上帝的子民乐意跟随某个领袖，至多只能维持几年的时间；他们绝不会长期支持哪个人。大家通常都是按自己的高兴来做事，短时间内或许可以为别人的快乐压抑自己，但一定维持不了太久。世人总是无法太过努力工作，就算是跟随上帝也一样。」

「等到百姓不再乐意跟随押沙龙的时候，他又会怎么做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连上帝在天堂也有批评的声音，不是吗？每个国家都得经历崎岖不平的道路，而所有的百姓，尤其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也从来不会步调一致地追随什么梦想。要实现他今晚所说的话，必定需要假以时日，但并非每个人都会愿意一路紧跟在后、全力配合。那么，他还会那么坚决地实现所有的梦想吗？如果是的话，他就只有独裁一条路可走；否则，他那些梦想能够实现的便寥寥无几。不过，他若成为独裁者，我敢

保证，不久之后会出现某些对他不满的声音，就像大家现在对当今的国王不满一样。是啊，如果押沙龙登上王位，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今晚这类的集会又开始出现了——只不过换了一些新面孔、新的梦想，以及新的谋反计划，而群众反叛的对象更会变成押沙龙。到了那个时候，押沙龙若是知道有这种集会、有人商议着叛变的事，他也只有一条路可走。」

「您觉得他会怎么做呢，圣贤先生？」

「藉由造反而登上王位的人，绝对无法忍受其他人的叛乱和谋反。等到押沙龙面对叛乱时，他就会成为独裁的暴君，他的所作所为，绝对比现在这个国王的作法更可怕十倍以上。由于内心恐惧，他必然会施行铁腕统治，消灭一切叛变，铲除一切异己。其实，每个轰动一时的谋反或叛变，最后总是落入这种下场。如果押沙龙夺取了大卫的宝座，他一定也会走上同一条路。」

「但是，圣贤先生，难得没有哪个叛变后来能造福人民，不致沦为暴政或专制吗？」

「喔，有啊，但是不多。只是，我要提醒你，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不同，这个国是上帝的百姓组成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一定要强调，在上帝的国度里，任何造反都是不适当的，也都无法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

「为什么呢？圣贤先生？」

「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是，在属灵的国度里带动群众造反的人，不论言词多么崇高、行为多么美善，都是擅长批判的人，而且个性不受管辖，内心又隐藏着复杂的动机。说实在的，这些人根本都是盗贼，专门在属灵国度里制造不满和对立，然后藉此夺权，或吸收手下来打造自己的江山。他们只是把根基建立在叛乱上，所以从一开始就偏差了；在上帝的国度中纷争结党，上帝当然不会祝福或



高举他们。」

「很奇怪的是，那些自认为有资格分裂上帝国度的人，却不觉得自己也有能力到别的土地上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度，总是偷取别的领导者治下的子民；这种情况向来没有例外。想必他们都一样，至少需要有几个现成的跟班吧。」

「若要赤手空拳孤军奋战，连最优秀的人才都会畏惧三分，不敢轻易尝试。由此更可以清楚看见，他们对于上帝是否与他们同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只要我们认识得够清楚，就会发现他们所吐露的每一个字句，都表现出内心的不安。」

「世界上还有许多未曾开发、未被占有的土地，不少地方也还有许多人民等待着，希望能跟随真正的明君、真正属上帝的人。那些自命为君王或先知的人，为什么不干脆安安静静孑然一身地离开，另外找个地方，招聚另一批人民，建立梦想中的国度？」

「在属灵的国度里带头造反的人，都是卑鄙可耻的，无一例外！好了，我该走了，我得去参加眼前的这场游行了。」

「圣贤先生，可以请问您的大名吗？」

「我吗？我的名字就是历史。」

## 第二十二章

大卫站在阳台上，俯瞰着空中各处的庭园，以及圣城中的万家灯火。有一个身影从后方靠上来，大卫没有转头，只叹了一口气，说道：「约押，有什么事吗？」

「你听说了吗？」

「我听说了。」他沈静地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约押问得既焦急又惊讶。

「有好几个月、好几年了；可能有十来年了。或许我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听到这个答复，约押实在不太肯定他们所指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毕竟押沙龙才三十出头而已。「陛下，我指的是押沙龙的事。」他略带迟疑地说。

「我也是。」国王说。

「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制止他？」

「我刚才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

「是否要我帮你制止他？」

大卫猛然转过身来。就在那一瞬间，约押的问话给他的困境带来了解答。

「不！你连一句难听的话不可对他说，更不可批评他，也不可容许任何人批评他的所作所为。你千万别去制止他。」

「可是，这样不等于要让他夺走王位吗？」

大卫又慢又轻地叹了一口气，想勉强用笑容忍住眼泪。然后，他轻轻地一笑，说：「对，或许他就会如此。」

「你打算怎么做？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没有什么计划，什么都没有。老实说，我根本不

确定自己该怎么办。我打过很多仗，曾经面对许多攻击，我向来知道该怎么办。可是，面对如今的情况，我只能借助年轻时的经验了。我年轻时所遵循的道路，似乎就是我现在最佳抉择。」

「那是什么道路？」

「什么事都不要做。」

## 第二十三章

大卫又是独自一人，他缓慢而沉静地步上屋顶露台，然后停下脚步，大声地告诉自己：

「押沙龙，我等候了一段时间，等了好几年，也观察了好几年。我一次又一次地问道：『这个男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打算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把上帝的国度一分为二。其他的都只是空谈。」

大卫安静了片刻，然后，他几乎觉得又惊又惧，只得拼命把声音压低着说：「押沙龙竟毫不犹豫地要分裂上帝的国。」

「现在我明白了，他招聚人来跟随他——至少他不拒绝那些人跟随他。他看起来气度恢宏，既纯正又高贵，实际上却是要分裂上帝的国。他说自己没有私结朋党，表面上是如此，但跟随他的人却日益增多。」

大卫又沉默许久。最后，他用幽默的口吻对自己说：「好啦，我的好国王大卫啊，你终于想通了第一个问题：你目前正处在一场分裂的动乱中，很可能丧失王位。很好，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他稍作停顿，无奈地举起手，自问：「你打算怎么做呢？」

「整个国家陷入一触即发的情势中，看来我只有两个选择了：失去一切，或是扮演扫罗的角色。我是可以制止押沙龙，只有我让自己变成扫罗就够了。我应该让年老的自己变成押沙龙吗？我觉得，上帝也在等候我的答案。」

「我要让自己变成押沙龙吗？」他又问自己一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

身后却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我的好国王，他可不

会用大卫的态度来对待你啊。」

大卫转身一看，原来是亚比筛悄悄走了过来。

「这个露台上还真热闹。」大卫打趣着。

「陛下，您是说……？」亚比筛问。

「没事。我只是说，今天的访客还真不少——大家都在我想独处时出现了。你刚才是想说什么啊？嗯，还有，我刚才说了什么啊？」

「您说：『我要让自己变成扫罗来对付押沙龙吗？』我的回答是：『他对你所做的事，可完全不像年轻时候的大卫啊！』」

「当时我并未挑战扫罗的地位；我不会企图分裂他所统治的国家。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只是这样，」亚比筛强调。「扫罗用尽方法苦害你，使你受尽折磨，你却一直尊重他，宁可自己忍受痛苦。那段时间里，丑陋的行为都是他做出来的，承受痛苦的人都是你。你大可把国家一分为二，甚至可以推翻扫罗的王位，但你不愿这样做，反而决定远走他乡，抽身而出以避免国家分裂。为了让全国合一，你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对扫罗一切不义的行径，既不愿多看，也不愿多谈。比起这整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国家里古往今来的任何人，你都更有理由造反。押沙龙得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才能举出公义不彰的例子；而且在我看来，那些大多是些不怎么重要的事。」

「押沙龙的表现真的像你年轻时一样吗？他尊重你吗？他努力维护国家吗？他不愿意说话攻击你吗？他拒绝让人跟随他吗？他远走他乡，以免造成国家分裂吗？」他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吗？他默默面对伤害、承受内心的煎熬吗？有什么不当的事临到押沙龙身上吗？」

「没有，他一直只不过是个纯正又高贵的年轻人！」

说到最后那几个字，亚比筛几乎咬牙切齿。之后，他用较为沉着的语气说：

「比起你因为扫罗的缘故所承受的苦情和冤屈，他的委屈实在无足轻重。你向来不会恶待扫罗，更不会在任何事上待押沙龙不公。」

大卫露出了一点微笑。「我真有本事，竟然会让老人和年轻人都无端怨恨我。我年轻的时候，年长攻击我；等我老了，又有年轻人攻击我。这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的意思是，」亚比筛接着说，「押沙龙一点也不像当时的大卫，因此，我想问你：为何不制止他造反？你应该要阻止他，否则……」

「当心点，亚比筛，你不要忘记，他也是个王子啊。我们不应该批评王子。」

「我的好国王，请你记得，你当时完全拒绝用刀剑或刺枪攻击扫罗，但押沙龙日以继夜地批评你，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大动干戈与你作战，让整个国家与你为敌，叫这整个国家来攻击你！年轻的押沙龙并不是当年的大卫，我劝你一定要制止他！」

「亚比筛，你是叫我变成扫罗嘛？」大卫语重心长地回答。

「不，我只是要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当年的大卫。快阻止他！」

「如果我阻止他，我还能算是大卫吗？如果我制止他，我能够不变成扫罗吗？」大卫问道，炯炯的目光让亚比筛无法抵挡。「若要制止他，我就得变成扫罗或押沙龙了。」

「我的陛下，我的良友啊，我不得不以最诚挚的真心告诉你：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有点不正常。」

「是的，我可以理解。」大卫轻轻笑了一声。

「亲爱的国王陛下，扫罗是个坏王，而，在某些方面，押沙龙就像是扫罗化身变成的年轻小伙子一样。只有你始终如一，永远都是那个伤痛心碎的小牧童。请你老实告诉我，你究竟有何打算？」

「在这一刻之前，我还无法下定决心。不过我很肯定一点：我年轻时并不是押沙龙，年老时也不会成为扫罗。你也说过，我年轻时就是大卫；现在年老了，我还是打算继续保持大卫的特质——即便我得为此失去王位和国家，甚至抛弃头颅为代价。」

亚比筛沉默了半晌，然后，他又缓缓开口说话了，以便更确定大卫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

「你过去并不像押沙龙，现在也拒绝成为扫罗。陛下，您若不愿意设法制止押沙龙，那么我建议可以开始叫全国上下准备撤离了，因为押沙龙一定会篡位的。」

「就像扫罗一定会把那个牧童杀死一样。」年老睿智的国王这么回答。

「您是说……？」亚比筛吃了一惊。

「你想想看，亚比筛。当初，上帝拯救了手无寸铁的牧童，没让他被大权在握又狂性大发的国王杀死。想必祂也能够拯救年迈的国王，不被野心勃勃的年轻叛贼杀死。」

「你低估了这个敌手了。」亚比筛立刻回嘴。

「你低估我的上帝了。」大卫平静地回答。

「但究竟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肯作战呢？」

「我会告诉你答案的，听了，你就会想起来，很久以前，我也会在山洞里把同样的答案告诉过约押；当时你也在场。」

「我宁愿被打败，甚至被杀，也不愿意效法扫罗或押沙龙的行径。国家本身没有那么高贵；就让他夺去吧，如

果上帝的旨意真是这样。我再重复一次：我绝不效法扫罗或押沙龙的行径。」

「如今，我年纪较长了，我想再加上一句话，这是我过去可能不明白的。亚比筛，没有人真正看透自己的内心，我一定也是这样；只有上帝看透人的内心。我应该利用上帝的名义护卫自己这个小小的领土吗？我应该用刺枪射人、设计害人、分裂上帝的国、屠杀百姓的身体甚至灵魂……只为了保卫自己的帝国吗？过去，我未会做丝毫努力，使自己登上王位；现在，我也不会做丝毫努力来保住这个国家，更何况这个国家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就算要取得权柄或保住权柄，也都不是我的责任。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正是出于祂的旨意呢，你不明白吗？只要上帝愿意，祂也可以在现今的情势下保护、维持这个国家；这毕竟是属于祂自己的国度啊！」

「我刚才说过，没有人能真正看透自己的内心，我也不例外。有谁知道我心里究竟存着什么念头？在上帝的眼中，或许我已不配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了；或许祂要我到此为止，或许祂的旨意是要让押沙龙统治全国。老实说，我并不知道究竟如何。如果这是祂的旨意，我就愿意遵行。或许上帝要把我的一切都结束吧！」

「任何一个年轻人若是出手攻击扫罗、任何一个年老的国王若是出手攻击押沙龙，事实上都可能是出手对抗上帝的旨意。」

「不论是以上哪一种情况，我决不出手！如果上帝要我失势下台，我却拼命想保住王位，我不是很不智吗？」

「可是你明明知道押沙龙不应该当上国王！」亚比筛觉得很失望。

「我真的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但祂没告诉我们。当初我没有为当王而战，现在我也不会为了



保住王位而战。愿上帝今晚就亲自出手，取走这个王位、国家……」大卫迟疑了一下，「以及祂所给我的恩膏。我所寻求的是祂的旨意，而非祂的能力。我再说一次，我渴慕的是祂的旨意，领导或统治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祂或许已不再眷顾我了。」

「大卫王陛下，」有个声音从俩人背后传来。

「嗯？喔，是传令官啊，有什么消息吗？」

「是押沙龙，他希望见你一面，他想起你准许他道希伯伦去献祭。」

「大卫，」亚比筛用嘶哑的声音说：「你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义吧，不是吗？」

「不错，我知道。」

大卫转身对传令官说：「去告诉押沙龙，我稍后就过去。」

大卫最后又对安静的耶路撒冷城俯视了一眼，然后便转身走向大门。

「你会让他去希伯伦吗？」亚比筛紧追不舍。

「我会的。」伟大的国王说道。「是的，我会让他去。」

大卫接着转身面对传令官。「对我而言，现在是一段黑暗的时刻。我和押沙龙说完话之后，就打算就寝了。明天，帮我请一位先知来，给我一些意见；文士也可以。我想，还是找大祭司撒都来好了，请他献完晚祭之后来这里找我。」

亚比筛又出声了，但这次他的声音轻柔多了，脸上更浮现出钦佩之情。「我的好国王，谢谢你。」

「谢我什么？」国王大惑不解，从门廊下转身一问。

「并非谢谢你做了什么，而是谢谢你没有做出某些事。谢谢你没有用刺枪攻击人，没有作乱背叛国王，没有让高

高在上却不堪一击的国王原形毕露，没有造成国家分裂，没有攻击那个貌似年轻时的大卫、实际上却不是大卫的押沙龙。」

亚比筛停顿了一会儿。「还有，谢谢你受这些折磨，谢谢你宁愿失去一切，谢谢你愿意完全让上帝自由处置、甚至结束或摧毁你的国家——只要祂喜悦就好。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好榜样。」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笑了一声，「谢谢你没有去求问交鬼的女巫。」

## 第二十四章

「拿单！」

「嗯？喔，是你啊，撒都。」

「打扰你了，拿单，请多包涵。我在这里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你刚才正要进宫去见大卫王吧？」

「没错，撒都，我是有这个打算，但我又改变主意了。国王并不需要我。」

「我觉得很失望，拿单。照我的判断，国王非常需要你，他正面临一生中最大的试验，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否能通过这么严厉的考验。」

「他已经通过这个考验了，撒都。」拿单不同意撒都的说法。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展现出贵为先知的身份。

「你是说大卫已经通过考验了？很抱歉，拿单，我并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也知道，眼前的危机才刚开始而已。」

「撒都，你的王在很久以前就通过这个考验了，就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

「你是指扫罗的事吗？可是，我的老兄啊，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啊。」

「绝非如此。这根本就是完全相同的事，没有任何不同。多年以前，大卫如何看待上帝和他的王，现在他也会以同样的态度面对上帝，以及他手下的这个年轻人。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不同，从来都没有。」「的确，环境可能改变了——我认为，只是稍稍改变而已。不过，重要的是内心，他的内心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

「撒都，我一直觉得，扫罗成为我国的第一任国王，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事。我完全不敢想象，假使他在年轻气

盛之时还得被其他的国王统治，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问题来！一个人在生命中是遇到扫罗这样的人，或是遇到押沙龙这样的人，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毕竟腐败堕落的内心总是会找出合理化的方法。世界上所有的扫罗都不会看见大卫就在眼前，只会看见押沙龙；世界上所有的押沙龙都不会看见大卫就在眼前，只会看见扫罗。」

「那么，心思纯正的人会怎么做呢？」撒都问道。

「这种人的确罕见。一个内心破碎的人，会怎么处理押沙龙这种问题呢？按照他对付扫罗的方法吗？我想答案不久后便会揭晓了，撒都。」

「你我都无缘亲眼目睹大卫如何面对扫罗，但我们现在都有荣幸在场旁观，看看他如何面对押沙龙的问题。至于我，倒是很想仔细瞧瞧这出戏会如何发展下去，很期待能从中学得一、两个教训。请记得我说过的话：大卫王将会努力度过这段考验；他会存着年轻时那种仁厚之心，安然度过这个考验。」

「那么，押沙龙呢？」

「押沙龙会如何？」

「再过几个钟头，他可能就要登基作王了，你指的不是这个吗？」「的确有这个可能。」撒都回答，几乎有点打趣的意味。

拿单笑了。「如果押沙龙夺得了王位，我只好求上帝怜悯全国当中所有的扫罗、大卫和押沙龙了！」

「按照我的判断，我们这位年轻的押沙龙将成为表现杰出的扫罗。」拿单继续说道，一面转身向长廊的另一端走去。

「不错，表现杰出的扫罗。除了年龄和地位以外，押沙龙从每个方面来看都已经和扫罗一模一样了。」

## 第二十五章

「谢谢你来见我，撒都。」

「国王陛下。」

「你身为上帝的祭司，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哪个故事呢？国王陛下？」

「你知道摩西的故事吗？」

「我知道。」

「说给我听吧。」

「摩西的故事很长，您要我全部都说吗？」

「不必，不需要全部都说。」

「那么，您要我说哪一段？」

「把可拉叛变的经过说给我听。」

大祭司盯着大卫看，两眼几乎冒着熊熊火光。大卫也回看他，眼神一样非常激动。两个人都看出了对方的心意。

「让我来告诉您可拉叛变的故事，以及摩西在这次叛变期间有何表现。」

「许多人都听说过摩西的故事，他是上帝受膏者绝佳的范例。真正属上帝的统治，完全系于人的内心——应该说，完全系于一颗痛悔的真心。属上帝的统治并无特定的形式或程序，重点只在于人的真心痛悔。摩西就是这样的人。」

「可拉虽然是摩西的表亲，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想得到摩西的权位。就在某个宁静的早餐，可拉从梦中醒来，当时神的子民中并没有任何冲突；可是，就在当天之内，他找到了两百五十二个附和他的人，指控摩西的不是。」

「可见，在摩西统治之下，国家真的出现了问题？」  
大卫问。

「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撒都回答。「一定会有的。并且，只需要有普通的资质，就能够看到这些问题。」

大卫露出了微笑，又问道：「可是，撒都，你也知道，某些不公不义的国家 and 君王，以及伪善的骗子，他们也曾经担任统治的工作。平凡的百姓要怎么分辨，哪个国家虽然有过失，却是由属上帝的人所领导；哪些国家则不值得百姓服从？百姓要如何明白？」

大卫停了下来；他知道这番话触及了自己最希望知道的问题。于是，他语重心长地接着问道：「还有，身为君王的又要如何明白？君王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公义吗？他能明白这些指控是否具有极大的价值吗？有没有什么征兆？」最后这几个字显示出他相当焦急。

「大卫王，你是想找到一份从天而降的清单吗？就算真有这样的清单，就算真的有办法分辨，恶人也会设法让自己的国家看起来符合标准的！还有，即便真有这样的清单，义人也完全符合标准，自然会有叛徒指控他并未符合其中的某一项资格。你实在太小看人心的复杂了，大卫王！」

「那么，百姓要如何明白呢？」

「无法明白。」

「你是说，上帝的平凡百姓处在众声喧哗、各种主张之中，却不可能确知哪个人是真正被上帝恩膏来掌权、哪个人则不然吗？」

「百姓绝不可能完全确定。」

「那么，谁能够确定呢？」

「上帝至始至终都很确定，但祂不会告诉我们。」

「所以，如果有人不得不跟随卑劣不配之人，他们就

完全没有盼望了？」

他们的后代子孙会把整件事情看得非常清楚透彻；他们就可以知道。至于那些陷在自己生命剧场中的人，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不过，这当中会出现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

「正如日头必将升起，人心也必受到考验。虽然众人有许多说法和主张——再加上反对的说法和主张——只要是相关之人，内心隐藏的动机必将显露。在人的眼中，这一点或许不十分重要；不过在上帝的眼中，这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最终，人心中的动机一定会显露出来，上帝一定会成就这一点。」

「我很讨厌这种试验，」大卫消沉地说。「我憎恨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只是，上帝似乎把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放在我的生命中，来试验我的内心。今夜，我再次发现自己的内心受到了试验。」

「撒都，有一件事让我最困扰：我担心上帝或许已经不喜欢我了。我能够用什么方法知道真相吗？」

「我的好国王，据我所知，历史上根本没有哪个王问过这样的问题！大部分的人碰到这样的状况，一定早就把自己的对手——甚至只是假想敌——铲除殆尽了。不过，如果真要我回答你的问题，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明白上帝是否已经不喜欢你了。」

大卫叹了一口气，强忍住喉头的哽咽。「好吧，继续把故事说完。可拉找了两百五十个付从者，不是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可拉带着付从的群众去找摩西和亚伦。他说，摩西无权行使那些权柄。」

「唉，希伯来人果然是千古不变的，不是吗？」大卫笑了。

「不，应该说人心果然是千古不变，大卫。」撒都回答。

「请告诉我，摩西对可拉有何反应？」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和可拉颇为相像。假如当时他才四十岁，我也不敢说他会有什么反应。不过，八十岁的摩西，他的身心已历经破碎了，他.....」

「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大卫接下去说。

「一个人若持有上帝权柄的杖，就应该如此，否则，上帝的百姓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是的，身心俱裂的摩西，面对着可拉的指控。我相信你知道摩西后来怎么做，大卫。他.....他什么都没有做。」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嗯，真不简单。」

「他来到上帝面前，俯伏在地。他惟一做的就是这件事。」

「他为何这样做呢，撒都？」

「大卫，你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的人。摩西知道，让他管理以色列的就是上帝，他根本不需要多做什么。可拉和他那两百五十二个随从可能会把国家夺走——或者，上帝可能亲自替摩西打抱不平。这一点，摩西知道得很清楚。」

「世人很难模仿出这样的生命吧？伪君子想必也假装不出这样的完全降服，不是吗？请告诉我，上帝如何替摩西平反呢？」

「摩西叫众人先回去，翌日再带香炉和香来，上帝自会给他们一个定夺。」

「没错！」大卫哭喊出来。「没错！」大卫第二次喊得更大声了。「可见，在某些时候，上帝的确会告诉我们。」他非常激动。「请继续说下去。」



「可拉和两个同党被吞灭到地底下去了，另外两百五十个人也死于……」

「够了，」大卫说。「只要摩西的权柄的确得到证实，的确有上帝替他证实，这就够了！上帝果然会显明真相！百姓明白谁真的具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摩西最后就能安心了。」

「不是的，大卫。摩西并无法就此安心，百姓对上帝的答复也很不满意！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发怨言，若不是摩西为他们代求，全会众都会丧命的。」

「世人竟然为了作王而彼此交战！」大卫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撒都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大卫，我看得出来，你正苦思不解，急着想知道如何分辨真正的权柄。你很想知道该怎么处理叛变的事——如果对方真的是叛变，而不是上帝在动工。我相信你必定会找出那惟一纯正的办法，而且切实去做，也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导。」

门忽然打开，亚比筛冲了进来。「国王陛下！您的王子，您亲生的儿子，他在希伯仑公开宣布自己登基作王了！大体上看来，几乎全以色列人都归顺他了！他来打算夺取您的王位，现在正带着大军往耶路撒冷这边前进！连一些您最亲近的人，也归向他了。」

大卫随即走开，一面低声对自己说：「以色列的第三任国王吗？如果真是上帝国的领袖，会用这种方式取得权位吗？」

撒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听见大卫这番话，便开口问道：「国王陛下？」

大卫转过身来，眼角泛着泪光。

「终于，」大卫低声说。「这件事最后一定会解决的。或许到明天，除了上帝以外，就会有某些人可以明白了。」

「可能会，」撒都说，「也可能不会。即使我们都死了，可能还有人会继续辩论这一类的问题吧。」

「那恐怕这就是明天的事了。」大卫又笑了。「去吧，亚比筛，去告诉约押吧。你可以在东墙的塔楼上找到他。」

亚比筛又气又急，立刻冲出门去。

「撒都，我觉得很好奇，」大卫陷入了沉思，「不知道世人会不会把上帝逼得无路可走，让他非得显明真相不可？」

## 第二十六章

亚比筛越过中庭，冲进东侧城楼，又快步跑上螺旋台阶。约押站在台阶的最顶端，向下凝视着亚比筛。两个人手上都拿着火把，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双方都注视着对方的神情。

亚比筛先开了口：「你听说了吗，约押？」

「我当然听说了！在这种大半夜，全城的人有一半以上都醒着，都是因为这个消息。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亚比筛！一个作儿子的，竟然兴兵对抗自己的亲生父亲！」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乱象也特别多。」亚比筛回答，两眼凝视着远方。

「而且，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竟不惜牺牲一切。」约押语带愤怒。「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呢，亚比筛？」

「我的看法？」亚比筛回答，他和约押一样充满怒气。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押沙龙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职务，然而他却自高自大，做出让国家分裂的事。他已经出手攻击上帝的受膏者大卫了！而大卫从来不会用任何行动或言语来攻击他。」

「我的看法？」亚比筛的语气愈来愈激动。「押沙龙此时并没有权柄，竟然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现在根本还无足轻重，竟要让上帝的国度分裂——」他的声音变得如雷霆霹雳一般洪亮。「如果押沙龙现在真的做出这些恶事，万一他哪天真的当上了一国之君，又会做出怎样的事啊！？」

## 第二十七章

大卫和撒都再一次单独相处。

「大卫，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说出任何一句话来攻击那个卑劣的国王；现在你面对这个同样卑劣的年轻人，你打算怎么做？」

「我说过了，」大卫回答，「我实在很厌恶这种时刻，撒都。不过，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先审视自己的内心，排除自己的利益。我打算采取当时在扫罗手下所采取的做法，把这个国家的命运完全交在上帝手中。或许祂要弃绝我了；或许我的罪恶太大，不配再统治百姓了。只有上帝知道真相究竟如何，而祂似乎不打算让我们明白。」

然后，大卫紧握着拳头，带着些许古怪又幽默的语气，强调说：「不过，现在我要预留一个充裕的空间，让这位不愿意明示一切的上帝显明祂的旨意。我只能够什么事都不做，除此以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这么特殊的结果。王位不是我的，我不该占用，不该夺取，不该维护，也不该保有。」

「我打算离开这个城。王位是属于上帝的，国家也是祂的，我不能阻隔上帝，不能做出任何阻碍或什么举动，把我自己和上帝的旨意隔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祂成就祂自己的旨意。如果我不该当王，上帝要让押沙龙成为以色列的王，必然不费吹灰之力。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就让上帝保有自己的至高主权吧！」

这位真正的王者静静地转身，走出了宫廷，走出了王宫，也走出了圣城。他不停地向前走.....

走进每个心思纯正的人心坎里。

## 终 场

嗯，亲爱的读者，又到了该与您说再会的时候了。我想，就让您自己思考一下，反省一下自己心中隐而未现的欲望和动机吧。

喔，还有，我们的演员正在筹备下一出故事，等到要上演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再来一起观赏。

我相信，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封底

## 顺服权柄 VS 抗争谋略

在神的家中，由于权柄的误用，造成大量属灵难民的出走，有的自此躲在阴暗的角落，怨天尤人；有的自此远离神的家，展开自己的「出埃及历程」。究竟这种堪称属灵杀戮的悲剧原因何在？如何才能重新挽回破碎的心灵？在神的家中，权柄与顺服应该如何定位？

本书叙述了一个深刻感人的故事，在凄美的情节中，作者再次让我们体会到，神依然高坐为王，祂不但在宇宙中掌权，也在人心的运筹帷幄中掌权。且看神如何为落难英雄布局，如何导引环境情势，如何铺陈每个人的人生蓝图。

本书荣获世界各地、所有宗派基督徒领袖的一致推荐。